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文心雕龍義證

〔南朝梁〕劉勰著

詹鍔義證

〔南朝梁〕劉勰著
詹鏐義證

文心雕龍新義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朝梁〕劉勰著
詹鎋義證

文心雕龍義證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朝梁〕劉勰著
詹鍈證

文心雕龍義疏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本書榮獲第一屆國家圖書提名獎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文 心 雕 龍 義 證

(全三冊)

[南朝梁]劉勰 著

詹 鍔 義 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2.75 插頁 15 字數 1,344,000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1,301—1,800

ISBN 7-5325-0327-5

I·155 定價(精裝): 59.50 元

序例

我於四十年代在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爲諸生授《文心雕龍》，深感作者劉勰熟讀羣經，博覽子史，於齊梁以前文集無不洞曉，而又深通內典，思想綿密。原書大量運用形象語言，說明極其複雜的抽象問題，許多句法都是化用古籍，非反復鑽研難以探其奧義。至於其中所闡述的理論，就更加難以明其究竟。建國以來，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及文藝理論，對於《文心雕龍》始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近二十多年來，又曾先後爲中文系教師和研究生講授《文心雕龍》，對原書的理解逐步深入，因而有寫《文心雕龍義證》之意。

通過幾十年的摸索，我感到《文心雕龍》主要是一部講寫作的書，《序志》篇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過去有人把《文心雕龍》當作論文章作法的書，也有人把《文心雕龍》當作講修辭學的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這部書的特點是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講文章作法和修辭學，而作者的文藝理論又是從各體文章的寫作和對各體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評論當中總結出來的。劉勰的批評標準是經書，他認爲經書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寫作的楷模，所以他主張宗經。他提出要向聖人學習，《徵聖》篇明確地說：「是以論文必徵於聖，徵聖必宗於經。」全書開宗明義在《原道》篇裏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這個「文」，主要是指經書的文辭。《正緯》篇則是根據經書來

檢驗緯書，發現緯書有四個方面的僞託，而加以批判糾正的。至於《辨騷》，也是以經書為準繩，來辨別《楚辭》與《風》《雅》的四同四異，發現《楚辭》對《詩經》的《風》《雅》來說是有了變異的。《文心雕龍》中雖然也列了《史傳》和《諸子》兩個專篇，但在劉勰看來，史傳之文和諸子之文，是不能與經書相比的。

如果從文學樣式來說，無論經書、史書、子書，都不外乎詩文。不過劉勰並不把經書當作某一文體來看，而是尊之為「聖文」，認為經書是一切文體的本源。他只對經書以後的各種文體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進行評論，所以中國早期的文學評論就是詩文評。中國的目錄學，於集部中特設詩文評一類，《文心雕龍》即是列為詩文評類之首的。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有什麼民族特點，它首先是以詩文評為主，其中的文這一大類並不限於文學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應用文字的。中國早期的文學理論是從詩文中總結出來的，小說戲曲比較後起。從《詩經》時代起，詩歌就是和音樂不可分割的。魏晉以來，書法、繪畫比較發達，表現在《文心雕龍》中不僅有對於音樂的評論，也把書法、繪畫等藝術理論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理論中來。《文心雕龍》研究文采的美，因而以「雕鏤龍文」為喻，從現代的角度看起來，《文心雕龍》中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屬於美學範疇。然而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畢竟不同於西方的文藝理論。西方文藝理論的鼻祖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其中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史詩和戲劇，因而一開頭就離不開人物形象。羅馬時代講究演說，西方的古典文學理論和修辭學，有一部分是從演說術中總結出來的。我們今天從美學的角度來

研究《文心雕龍》，不能不和西方的美學對照，却不能生硬地用西方的文藝理論和名詞概念來套。我們要象清朝的漢學家研究經書那樣，對於《文心雕龍》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利用校勘學、訓詁學的方法，弄清它的含義；對於其中每一個典故都要弄清它的來源，弄清劉勰是怎樣運用自如的；並且根據六朝的具體環境和時代思潮，判明它應該指的是什麼。這樣對於《文心雕龍》的理解纔有比較可靠的基礎。同時，我們不僅從微觀的角度來研究，也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不能僅限於字句的理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近些年來，《文心雕龍》已成顯學，研究論文層見迭出，大量湧現，出版的注釋、翻譯、專門論著以及介紹《文心雕龍》的通俗讀物也不在少數。研究人員各抒己見，真正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有的意見分歧，已經達到了針鋒相對的程度。問題愈辯而愈明，從發展學術來說，這自然是好事。但是有些文章和論著，對同一問題的解說，往往各執一辭；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在劉勰身上，多空論而少實證。筆者寫這部書的方法，是要把《文心雕龍》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處和典故，都詳細研究，以探索其中句義的來源。上自經傳子史，以至漢晉以來文論，凡是有關的，大都詳加搜考。其次是參照本書各篇，展轉互證。再其次是引用劉勰同時人的見解，以比較論點的異同。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後文評詩話，以爲參證之資。對於近人和當代學者的解釋，也擇善而從，間有駁正。從已經發表的各家注解和譯文來看，對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有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文心雕龍》現存最早的板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錯簡很多，不宜作為底本。原著經過明人校訂，到清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簡稱「黃注」）出，會粹各家校語和注釋，成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簡稱「范注」）就是以黃注本為底本，而又附錄了鈴木虎雄、趙萬里、孫蜀丞諸家校語的。抗日戰爭發生後，楊明照在郭紹虞、張孟劬指導下，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寫出畢業論文《文心雕龍研究》，一九五八年刪訂出版，取名為《文心雕龍校注》。王利器在這部書稿的基礎上，于校勘方面加以擴大，寫成《文心雕龍新書》，一九八〇年修訂出版，改名《文心雕龍校證》（簡稱「校證」）。楊明照又增訂了原書，取名為《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簡稱「校注」），於一九八二年出版。楊王二家所校各本，筆者大都進行覆核，寫成《文心雕龍板本鈹錄》，列於本書卷首。本書原文即以「校證」為底本。於覆校有異文時，特為標出，間或校改其明顯訛字。「校證」、「校注」二書所列各本校語，用詞不盡一致，例如「校注」所稱弘治本，「校證」稱為馮本，因其與馮舒校本（亦稱「馮校」）易於混淆，還是稱弘治本為妥。此外梅本有初刻與第六次校定本之異，「校證」分別稱為「梅本」與「梅六次本」，「校注」則稱為「萬曆梅本」和「天啓梅本」，其實是一樣的。《文心雕龍訓故》、「校證」稱為王惟儉本，「校注」則稱為「訓故本」，也是一樣的。在此特加說明，以資識別。「校證」、「校注」所作校語，本書並未全部羅列，惟在「校證」對黃注本進行校改的地方，則一一引錄。楊王二家間有失校處，則予以補充。二家校語與原本不符時，也予指正。對范、楊、王以及各家校語有不同意見時，則作出自己的判斷，但有時也兩存其說。校語往往牽涉文義，單獨標出，易與注解割裂，故一律列入義證之中，

不別出校記。

本書帶有會注性質。文心雕龍最早的宋辛處信注已經失傳。王應麟《玉海》、《困學紀聞》中所引文心雕龍原文附有注解。雖然這些注解非常簡略，本書也予以引錄，以徵見宋人舊注的面貌。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大多采錄明梅慶生《文心雕龍音注》（簡稱「梅注」）、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簡稱「訓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較難得，王惟儉《訓故》尤爲罕見。茲爲保存舊注，凡是梅本和《訓故》徵引無誤的注解，大都照錄明人舊注，只有黃本新加的注纔稱「黃注」。無論梅注、《訓故》和黃注，原來大都不注篇目，則一一標明篇名或卷數，以便檢索。

辛亥革命以來，在大學講授文心雕龍始於劉師培，黃侃繼之。劉師培未發講義，當年羅常培先生曾用速記法作了記錄，整理出來，發表的只有兩篇，取名《左蠡文論》，見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編的《國文月刊》。黃侃在講授過程中寫了文心雕龍札記（簡稱《札記》），雖然沒有編完，但是極見工力，本書多加采錄。范文瀾從黃侃受業，先編成文心雕龍講疏，後改寫爲文心雕龍注，成爲在注釋方面貢獻最大的一部。五十多年來，《文心雕龍》研究者大都以這部書爲依據，來進行探索。范注徵引雖博，但有時釋事而忘義。范注引書雖注篇名，而引文與原書每有出入。本書對這些引文都一一核對，引文有誤處按原著校改，刪節而未加刪節號處則仍其舊。范注引錄的古代作品達四百多篇，占了全書很大一部分。這些作品如屈原《離騷》、陸機《文賦》之類，篇幅既長，全文引錄也不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資料也不難得，以故本書大都刪削，只徵引其中和劉勰論點可以互相印證的段落。

爲了徵實劉勰對某一作家作品的評論，本書有時採錄他人的評語作爲參證。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簡稱《校釋》），因所據版本較少，校勘方面無多創獲，但在釋義方面每有卓見。本書也時有引錄。

本書取材較廣，對於近代各種資料，無論聽課筆記，殘篇斷簡，已刊未刊，筆者本着片善不遺的精神，多有採擷。對於當代各家注釋、譯文和專著、論文，筆者也廣泛收集，力求吸取新解。台灣近三十年來，研究《文心雕龍》成果顯著，因此類書籍在大陸不經見，故多有引錄。香港所出《文心雕龍》研究著作爲數不多，但有的甚見功力，故亦有所摘錄。施友忠英文譯本第二版第三版，亦曾詳加參照，但徵引不多。日本學者的譯著和論文，所引僅以用漢文寫成或有漢語譯文者爲限。

當代著述，筆者認爲可資發明《文心》含義者，多逕錄原文，注明出處。各家所引古書資料，本書注明轉引。有時筆者原稿已有引文，而他人已先我發表，也說明已見某書，以免「乾沒」之嫌。各家注釋雷同之處甚多，引證則取其最先發表者。兩人合著之書，其中某些注解顯出一人之手，則予標出。如本書所引「牟注」，均見陸侃如、牟世金合編《文心雕龍譯注》。所以這樣標，是因爲這些條注解出現在陸先生故後。但是台灣著作，如李曰剛《文心雕龍樹詮》與其弟子黃春貴《文心雕龍之創作論》及沈謙《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亦多有雷同處，則不知這些地方是誰最先提出的見解。

對於那些原文不易理解，注釋非常分歧的地方，筆者認爲兩可的，則儘量並存，提供讀者參考。但多數則擇善而從，間書己見。再就是本書引錄的當代著作，不一定筆都贊賞，更不一定贊成其

作者之爲人。本書重在注釋和解說的準確性，本着不以人廢言的精神，偶見確解，雖一鱗半爪，摘錄不遺。台灣學者的著作，在字句解釋上有些可取處，但由于保守的世界觀和文學觀，加上有人不敢踰黃侃《札記》雷池一步，對《文心雕龍》整體的理解是缺少發展眼光的。

本書徵引資料紛繁，注解部分如置于篇末或每段之後，因條數較多，來回翻檢，閱讀不便。故于每段中又分成若干小節，使原文與注解保持在同一或相鄰的頁面上，以省翻檢之勞。又爲加深讀者對原文的總的理解，各篇都標明段落大意。對各篇篇目也作了題解。

全書以論證原著本義爲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質，意在兼採衆家之長，而不是突出個人的一得之見，使讀者手此一編，可以看出歷代對《文心雕龍》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當代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有哪些創獲。至于筆者解說《文心雕龍》的態度，則是大體依照劉勰寫這部書的宗旨：「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序志》篇）筆者覺得這樣纔能給一般研究工作提供一個謹嚴的讀本，以便讀者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書編寫的總原則是「無徵不信」。筆者希望能比較實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龍》原書的本來面目，發現其中有哪些理論是古今中外很少觸及的東西；例如劉勰的風格學，就是具有民族特點的文藝理論，對於促進文學創作的百花齊放，克服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會起一定的作用。這樣來研究《文心雕龍》，可以幫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以指導今日的寫作和文學創作，並

文心雕龍義證

作爲當代文學評論的借鑒。

詹鍈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天津

八

《文心雕龍》板本敘錄

《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可是由于古本失傳，需要我們對現存的各種版本進行細緻的校勘和研究，糾正其中的許多錯簡，才能使我們對《文心雕龍》中講的問題，得到比較正確的理解。現在就把多年來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濟南所見的各種版本和抄校本加以介紹，希望能引起《文心雕龍》研究者的注意。

《宋史·藝文志》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這部書久已亡佚，明清兩代文獻中，都沒有徵引過。今存各種板本中，元刻本就是最早的了。

一、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刊本《文心雕龍》十卷。
結一廬藏書，今藏上海圖書館，二冊。

卷首爲錢惟善《文心雕龍序》，序題下方有「安樂堂藏書記」印和「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從這兩顆印章說明這個本子在清代曾經怡親王收藏。根據《藏書紀事詩》卷四第一百九十三頁，「安樂堂印」、「明善堂印」都是怡親王藏書的印記。

錢序中說：

嘉興郡守（郡守二字原文模糊不清，茲據明徐勣校本補）劉侯貞家多藏書，其書皆先御史節齋先生手錄。侯

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敘其首。……余嘗職教子其地而目擊者，故不敢辭。……侯可謂能世其家學者，故樂爲之序。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可見這個本子是乙未年嘉興知府劉貞刻的。序文下注「晉川楊清之刊」。

其次爲「文心雕龍目錄」，下有「徐乃昌讀」印。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一

原道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 綬彥和述

綫口本。板心有的注「謝茂刊」，有的注「楊清刊」。

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十載《文心雕龍跋語說：

頃郡中張青芝家書籍散出，中有青芝臨（何）義門先生校本，首載錢（惟善）序一篇，亦屬鈔補，爰錄諸卷端素紙，行款用墨筆識之。噫！阮華山之宋本不可見，即元刊亦無從問津，徒賴此校本留傳，言人人殊。……聊著於此，以見古刻無傳，臨校全不足信有如此者。甲子（一八〇四）十一月六日，蕘翁記。

的確臨校本是不能全信的，即如北京圖書館藏傳校本元本《文心雕龍》（底本是廣東朱墨套印紀評本）注明：「元至正嘉興郡學刊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而我經眼的元至正嘉興刊本却是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

《蕘圃藏書題識》卷十又載：「戊辰（一八〇八）三月，得元刻本校正，並記行款。」

傳增湘《徐興公校〈文心雕龍跋〉中說：

《文心雕龍》一書，……傳世乃少善本，阮華山之宋槧，自錢功甫一見後，踪跡遂隱。即黃義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嘉興）本，後此亦不知何往。……辛巳（一九四二）五月十九日藏園識。

以傳增湘這樣的藏書家和校勘學家，都不知道元至正刻本《文心雕龍》的下落。現在上海圖書館藏的元刻本，可能和黃丕烈的藏本不是一個來源。總之，這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刻本。

這個本子的《隱秀》篇，自「而闡表方圓」句後有缺文，下接「朔風動秋草」，中間脫四百字。元刻本每半葉二百字，看來是整缺一板。又《序志》篇有「夜夢執漆之禮器」的「夢」字以下有缺文，下接「觀瀾而索源」，中間脫三百二十二字。

這個本子是許多明刻本的祖本。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中都說沒有見過這一刻本，可見明刻本之要本自是有兩處大的脫漏，其它錯簡的地方也很多。我們不能因為它是今存最早的刻本而因陋就簡。這是我們必須細心校勘的。

二、明弘治十七年馮允中刻活字本《文心雕龍》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分訂四冊。卷首有《重刊文心雕龍序》。序中說：

余素粗知嗜文，每覽是書，輒愛玩不忍釋。然惜其摹印脫略，讀則有歎。茲奉命至江南，巡歷之暇，偶聞都進士玄敬，家藏善本，用假是正，既慰夙願矣。……惟是石渠具草之用，卓囊封事之作，以迪後彥而備時需者，不

可一日缺。則是編能無益乎！此予捐廢而行之者，蓋有以也。……弘治十七年歲在甲子四月上澣日，文林郎監察御史郝陽馮允中書於姑蘇行臺之涵清亭。

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 綽

《隱秀》篇和《序志》篇缺文和元至正刻本同。卷第十末刻「吳人楊鳳縉寫」。最後有都穆跋。跋語說：

梁劉綽《文心雕龍》十卷，元至正間嘗刻於嘉興郡學，歷歲既久，板亦漫滅。弘治甲子，監察御史郝陽馮公出按吳中，謂其有益於文章家，而世不多見，爲重刻以傳。……吳人都穆識。

《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十一元版集部：

《文心雕龍》一函八冊，書末刻吳人楊鳳縉寫。元趙孟頫、虞集、明徐有貞、吳寬，本朝耿藩遞藏，餘無考。

後面抄錄了大量的藏書印。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人刻書載寫書生姓名」條說：「《天祿琳瑯》後編十一元版（此以明版誤作元版）《文心雕龍》十卷，末刻吳人楊鳳縉寫。」一九三四年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善本書目》也把《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十一的元版《文心雕龍》一函八冊改列爲明刻本。這個本子的卷末正是刻了「吳人楊鳳縉寫」，可見清故宮所收的和這是一個板刻。《天祿琳瑯書目》所載的那些「虞集家藏」等等藏書印，都是後人偽造的。這個本子則只有今人周叔弢的「曾在周叔弢處」方印一塊，就不知道是怎樣流傳來的了。